

第三一册

明倫彙編

官常典

諫諍部

忠烈部

(卷)

六十七—七十四

七十五—七十九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七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盧洪春

董基

王就學

周弘禴

雒子仁

劉綱

朱維京

謝廷讚

顧憲成

顧允成

張納陛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王德新

于孔兼

陳泰來

薛敷教

安希范

譚一名

孫繼有

劉元珍

龐時雍

湯顯祖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七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六

明六

艾穆

按明外史本傳穆子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壁星皆就學焉入為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為誥勅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



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譎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之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謗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為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為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為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列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為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為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大臣之哀以為榮使天下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即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桎梏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昇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既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

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真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既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程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壁星隔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纒纒三萬言

盧洪春

按明外史本傳洪春字思仁東陽人父仲佃廣西布政使洪春舉萬曆五年進士授旌德知縣擢禮部祠祭主事十四年十月帝久不視朝洪春上疏曰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時享太廟遣官恭代且云非敢偷逸恐弗成禮臣愚捧讀驚惶欲涕夫禮莫重於祭而疾莫甚於虛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諸證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夫王者必聚己之精神然後可聚祖考之精神今弗躬弗親徒委諸疏賤之臣子則神必不響縱陳寃設豆登降與獻賦為瀆而已矣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傳旨免朝即聞人言籍籍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為患猶淺倘如聖諭則以目前祗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

其為患更深若乃為聖德之累則均焉而已且陛下母謂深居九重外庭莫知天子起居豈有寂然無聞於人者然莫敢直言以導陛下是將順之意多而愛敬之心薄也陛下平日遇頌諛必多喜遇諫諍必多怒一涉官闈嚴譴立至孰肯觸諱以蹈不測之禍哉羣臣如是非主上福也人主舉動近則天下視之遠則後世傳之勢不可以終掩即使諸臣盡憚威嚴莫敢顯言以匡君過或有裨家野史私綴筆札垂諸後世陛下安能盡禁之故臣愚謂陛下誠有疾也則當以宗社為重毋務矯託以滋疑力制此心慎加防檢勿以深宮燕閒有所恣縱勿於左右近習有所假借傷躬踐行明示天下以章律度則天下萬世將慕義無窮較夫挾數用術文過飾非幾以聾聵天下之耳目者相去何如哉疏入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疾道官之故以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仍諭救帝不從廷杖六十斤為民諸給事中申救忤旨切讓諸御史疏繼之帝怒奪俸有差洪春遂廢於家久之卒光宗嗣位贈太僕少卿

董基

按明外史盧洪春傳基字巢雄掖縣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十二年帝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於內庭尚書張學顏諫不納基抗疏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內庭清殿地無故聚三千之衆輕以凶器嘗試竊為陛下危之項馮保盜竊威權至於震主乃一斥輒退者以未嘗握兵也假令保擁重兵事未可知矣內臣即多純良萬一有知保者屬其間則今日之兵將為之藉矣陛下以為行幸山陵

有此三千人可無恐乎不知此皆無當實用設遇健卒勁騎立見披靡車駕不可恃以輕出也夫此三千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一旦使執銳衣堅蒙寒犯暑臣聞項者竟日演練中喝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怨則變自此生聚三千人於肘腋而使蓄怨以處危無逾此者且自內操以來賞賚已二萬金長此不已安有殫竭有用之財糜之無用之地誠可惜也疏入忤旨命貶二秩調之邊九卿給事中交章論救且請納基言不聽竟謫基萬全都司都事明年兵科給事中王致祥言祖宗法非宿衛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禍不細大學士申時行亦請司禮監曰此事繫禁廷諸人擅用執戈未明而入設奸人竄其中一旦緩急外廷不得聞宿衛不及備此公等刺膚忠也中官悚然乘間力言帝乃留致祥疏即日罷之會謫降官皆量移基亦還南京禮部主事終南京大理卿致祥忻州人進士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王就學

按明外史盧洪春傳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王並封議起朝輪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為流涕且曰恐他日為子孫禍錫爵笑曰此外人浮論吾密揭屢進皇長子知之就學曰公他日能出宮中密奏與外廷相質邪一旦禍發悔何及錫爵慨然明日遂反並封之詔改禮部進員外郎尋以清吏部吏部二十四年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單言之帝怒抵其疏於地

就學抗疏曰聖母上賓音容不可復即猶可以憑棺躡踊而少盡其情者在此寸暑耳今以聖躬違和遣官恭代臣聞之不勝痛心人子於親惟送死為大事今乃斬一攀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即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論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而心甚銜之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為民尋卒於家

周弘論

按明外史李沂傳弘論字元孚麻城人個儻負奇好射獵舉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降無為州同知遷順天通判十三年春上疏指斥朝貴言兵部尚書張學顏被論屢矣陛下以學顏故逐一給事中三御史此人心所共憤也學顏結鯨鯨為兄弟言官指論學顏而不敢及鯨畏其勢耳若李植之論馮保似乎忠讜矣實張宏門客樂新聲為謀主其巡按順天納娼為小妻猖狂于紀則特宏為內援也鯨宏既竊陛下權而植又竊司禮勢此公論所不容祖訓大小官許至御前言事今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乃請禁部曹建言曩居正竊權臺省羣頌功德而首發其奸者顧在艾穆沈思孝部曹言事果何負於國哉居正惡員外郎管志道之建白也御史龔懋賢因誣以老疾惡主事趙世卿之條奏也尚書王國光遂錮以王官論者切齒為其附權好而棄直言長壅蔽之禍也今學顏植交附鯨宏鯨敢竊柄世臣豈不聞己不敢言奈何反欲人不言乎前此長吏吏垣者周邦傑秦燿當居正時燿則甘心獵犬邦傑則比迹寒蟬今燿官太

常那傑官太僕矣諫職無補坐陟京卿尚謂臺省足
持乎而乃禁諸臣言事也夫逐一人之言者其罪小
禁諸臣之言者其罪大往者嚴嵩及居正猶不敢明
立此禁何世臣無忌憚一至此故乞放學顏植歸里
出耀世傑於外屏張鯨使閒居而奪世臣諫職嚴救
司禮張誠等止掌內府禮儀母干政事天下幸甚帝
怒謫代州判官再遷南京兵部主事十七年帝始倦
勤章奏多留中不下弘禴疏諫且請早建皇儲不報
尋名為尚寶永明年冬命監察御史閱視寧夏邊務
巡撫金都御史梁問孟巡茶御史鍾化民取官帑銀
交際弘禴疏發之詔罷問孟職調化民於外河東有
秦漢二壩弘禴請以石爲之且於壽利渠外更添一
大渠北達鴛鴦諸湖大興水利還朝以將材薦呼承
恩王文秀呼雲明年承恩等反坐謫澄海典史投劾
歸卒於家天啓時以嘗請建儲贈太僕少卿

雜于仁

按明外史本傳于仁字少涇涇陽人父遵吏科都給
事中神宗嗣位馮保竊權帝每御殿保輒侍側遵言
保一侍從之僕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羣工拜天子
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冲無禮至此大學士高拱
惡保方謀去之遵乃拱門生保疑拱所爲明日遂與
張居正合謀逐拱遵疏留中尋劾兵部尚書單綸因
薦海瑞吏部尚書楊博稱綸才詆瑞迂滯疏遂寢項
之綸陪祀日壇咳不止御史景嵩韓必顯劾綸衰病
居正素善綸而馮保欲緣是爲遵罪因傳旨詰嵩必
顯欲用何人代綸令會遵推舉遵等皇懼不敢承俱
貶三秩調外遵得浙江布政司照磨保敗屢遷光祿

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罷歸卒于仁舉萬曆十
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
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略曰臣備官歲餘僅
朝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
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久廢不親講筵久輟不御臣知
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
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
不思德將無醉而觴酌是耽十晝不足繼以長夜此
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宮備具不思戒之在色而寵
十俊以啓倖門溺愛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
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海不思慎乃儉
德而傳索帑金括取幣帛甚且掠問宦官有獻則已
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
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怒而威而今
日撈宮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
藏怒於直臣如范備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誅不申
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尚氣也夫君猶表也臣猶景也
表端則景正陛下嗜酒何以責臣下之沈湎陛下戀
色何以禁臣下之淫荒陛下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
餮陛下尚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膠繞身
心豈藥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
此以往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佛士今鄒元
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人
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
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
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
不敢言則曰居蓬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

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
之士可以威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即鼎錡何避焉
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誅臣身臣
雖死猶生也惟陛下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鞠藁斯久不
輟心志內懣威儀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典隆進藥陸
下醲醇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姬寢與在側啓寵納侮
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陸下內嬖勿厚
財箴曰競彼鏤鏤錙鉢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馨武
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劍利天命難謹進藥陸下貨
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忿恣睢惟任情法尚操切政盤
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羣怨孔彰進藥
陸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所
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
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
時行等委曲慰解見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
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下賜優容臣等即傳諭
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
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啓初贈光祿少卿

劉綱

按明外史本傳綱邗州人祖文恂孝子父應辰舉鄉
試不仕亦以孝義聞綱舉萬曆中進士改庶吉士二
十五年七月上疏曰去歲兩宮災詔示天下略無禹
湯罪己之誠文景蠲租之惠臣已知天心之未厭矣
比大工肇興伐木權稅採石運甃遠者萬里近者亦
數百里小民竭膏血不足供費絕筋骨不足任勞鬻
妻子不能償貸加以旱魃爲災野無青草人情胥怨
所在如讎而天不悔禍三殿復災五行志曰君不思

道厥災燒宮陛下試自省書之為夜之息思在道乎不在道乎凡敬天法祖親賢遠奸寡欲保身賤貨慎德俱謂之道反是非道矣陛下比年以來簡禮罷朝講棄股肱聞耳目斷地脈忽天象君臣有數載之隔堂陛若萬里而遙陛下深居靜攝所為祈天永命者何狀即外庭有不知上天寧不見邪今日之災其應以類天若曰皇之不極於誰會歸何以門為朝儀久曠於誰稟仰何以殿為元宰素餐有污政地何以閣為其所以示警戒勸更新者至深切矣見者痛心

聞者太息尚可因循玩愒重怒上帝哉臣聞五行之性忌積喜暢積者災之伏也請冒死而言積之狀皇長子冠婚開立久未舉行是曰積典大小臣寮以職事請強半不報是曰積贖外之司府有官無人是曰積缺罪斥諸臣槩不錄敘是曰積才闔外有揚帆之醜中原起揭竿之徒是曰積寇守邊治河諸臣虛詞罔上恬不為怪是曰積玩諸所為積陛下不能以明斷決元輔趙志臯不能以去就爭天應隨之毫髮不爽陛下何不召九卿臺諫面議得失見兔顧犬未為晚也若必專任志臯處堂相安小之墮政事而羞士類大之叢民怨而益天怒天下大計奈何以此匪人當之此不可令關白諸會聞也帝得疏恚甚將罪之以方違殿災留中不報已而授編修居二年京察坐浮躁調外任遂歸明年卒故事翰林與政府聲氣相屬綱直攻志臯短故嫌之不置假祭典中之明世以庶吉士專疏建言者前惟鄒智後則劉之綸與綱並

四川人
朱維京

按明外史本傳維京字大可工部尚書衡子也舉萬曆五年進士授大理評事進右寺副九年京察謫汝州同知改知崇德入為屯田主事再遷光祿丞火落赤敗盟經略鄭洛主和督撫魏學曾葉夢熊主戰維京請召洛還專委學曾等經理及學曾以寧夏事被逮復抗疏救之二十一年三王並封詔下維京首上疏曰往奉聖論許二十一年開立廷臣莫不延頸企踵今忽改而為分封是向者大號之頒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聖諭為立嗣以嫡是已但元子既長欲少遲開立以待中宮正嫡之生則祖宗以來實無此制

考英宗之立以宣德三年憲宗之立以正統十四年孝宗之立以成化十一年少者止一二齡多亦不過五六齡耳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而祖宗曾不少待即陛下冊立亦在先帝二年之春近事不遠何不取而證之且聖人為政必先正名今分封之典三王並舉冠服宮室混而無別車馬儀仗雜而無章府寮庶案淆而無辨名既不正弊實滋多天下可憂可慮之事必自此起陛下奈何慢視之聖諭念及中宮甚盛心也但中宮苟耀前星則元子退就藩服嫡庶分定何嫌何疑今預計將來坐格成命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夫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陛下雖有並封之意猶不違行必以手詔咨大學士王錫爵錫爵縱不能如李沆引燭之焚亦當為李泌造膝披陳轉移聖心而後已如其不然王家屏之高蹤自在陛下優禮輔臣必無韓瑗來濟之辱也奈何禁無一語若胥史之承行惟恐或後夫錫爵夙駕還闕羣臣咸望其收巷遇之功而所為若此難以厭中外之

人心矣彼楊素李勣千古罪人其初心豈不知有公論惟是患得患失之心勝遂至不能自持錫爵雅以忠義自許臣方以古大臣望之豈忍比擬及此正顧其深鑿而力反之耳帝震怒命論戍極邊錫爵力救得為民家居甫二年卒天啓時贈太常少卿

謝廷讚
按明外史本傳廷讚字曰可金谿人父相由鄉舉為東安知縣初歲饑使僮為增戶口冒賑繼者遂按籍征賦民困甚相為請得減戶千三百奸人殺四人棄其屍獄三年不決相禱於神夢四人語屍所獄遂成廷讚舉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未授官即極論礦稅之害旋授刑部主事帝有詔於二十八年春舉行冊立冠婚之禮將屆期都御史溫純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御史馮應鳳相繼言之不報廷讚乃上疏據易理以陳時事曰觀乾坤以明閭員之當補臺省之當選即損益以明礦稅之當撤即家人以明冠婚冊立之當速即中孚以明詔令之當信而未言皇上誠採納臣言即罪臣出位斥逐臣禁錮臣臣擊壤丘壑有餘榮矣持疏跪伏文華門候命踰時帝震怒遣中官田義詰責越數日命大學士趙志臯一貫勸諭令禮部具儀比擬論進竟不發志臯一貫趣之帝乃言因廷讚出位邀功以致少待命示諸司靜俟遂擬廷讚職為民并奪尚書蕭大亨侍郎邵木董裕俸一歲貶郎中徐如珂員外郎林耀主事鍾鳴陸曹文偉三秩調極邊是歲冊立之禮不行廷讚歸僑寓維揚授徒自給久之卒天啓中贈尚寶卿

顧憲成

顧憲成

孔孟之道將國家正氣從此而損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及攻者猶未止諸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焰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為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顧允成 張納陸 賈巖 諸壽賢 彭遵古

按明外史本傳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自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為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為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尚與陛下下此屬之專遂與陛下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志置末第會南織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寔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寔詆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嫺笑罵罵無所不至世乃有妒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如寔者臣等自幼讀書即知慕瑞以為當代偉人寔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宜愧且死反敢造言逞誣此臣等所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寔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寔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母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三年來今日

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宦官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陳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警張璠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為罪獨奈何獨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三人遂廢寔復詆瑞及思孝言臣為善二十年曲謹木彊無不如瑞獨崇崇說飾虛則不屑為其言絕狂誕寔自是獲罪清議出為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寔亦許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不平連章攻寔寔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人為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陸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既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趨朝一見禮部尚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即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札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即次輔趙志舉張位亦不預問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劫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為民及是諫者益眾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尚書孫鑑等以拾遺事被責

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為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陸亦抗章極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陸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陸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綏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部生平尚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為請於有司而後已允成既廢與兄憲成修復楊時東林書院偕同志講學其中納陸與焉又與同邑孟麟吳正志為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賈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天啓中贈允成納陸光祿少卿巖尚寶丞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既釋褐上疏請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既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為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咸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遵疾請告歸授徒自給築室吳之華山纂述周易未畢卒遵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王德新

按明外史本傳德新字應明安福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父喪除入都座主申時行方柄國或勸往謁可得美曹德新曰吾安忍舉生平而盡棄之乃補刑部十五年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特中官張誠援力許都御史辛自修冀留用諸御史不交章論起鳴帝怒謫高維祿趙卿左之宜張鳴岡四人而悉奪他御史俸德新抗言曰起鳴人品具在公論非有功績足錄為陛下素所深信陛下試思此舉果出宸衷獨斷否耶夫予奪不出朝廷使左右得肆其愚時事可憂執甚於此彼近習變幸巧於文奸

必謂陛下聰明天縱誰敢欺此言一入將有浸惑君心而不自覺者不可不辨之早也且因一尚書而罪諸御史脫斥及乘輿更以何法治之疏入帝大怒執下詔獄究主使者刑甚酷德新厲聲曰死即死耳終不誣他人主者以狀聞削籍爲民巡按御史朱鴻謨疏薦忤旨奪俸久之起南京工部主事擢光祿丞母憂歸竟不復出

于孔兼

按明外史本傳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開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遂取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未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既弛必與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僥倖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母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雷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官產子必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王文之於后妃而後齋斯之慶可聖陛下

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會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諂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士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論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

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陳泰來

按明外史于孔兼傳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

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爻周孫命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違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既貶不問泰來卒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贈光祿少卿

薛敷教

按明外史本傳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以給事中王暉嘗劾之令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購應旂反黜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譚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天下稱王唐瞿薛其閱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墮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案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南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即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已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詭言東南赤旱臣未為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言中官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

安希范 譚一名 孫繼有

安後官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錫爵無以難尋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視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鄉人欲為非憚不敢終即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按明外史本傳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訐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敢言之士削跡於朝趙南星孟化鯉為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文章攻擊至如孫鑑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鑑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

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誦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衷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譴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為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肝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為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為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為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論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名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譴希范疏入帝怒斥為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嘉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一名大庾人繼有餘姚人一名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陞等一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一

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鑑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陷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也今所指為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昌任之豈不悞國家大計哉與一名疏並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餘一名名諸繼

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名奪繼美俸一年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 龐特雍

按明外史本傳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政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阜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為地詔給事中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暱儉人叢聚奸惡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使夫守法者不聊席與者無忌二百年鉅典一旦決裂而陛下顧獨任其咎罔上不忠孰大於是近見夢阜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疑夢阜亦詆元珍為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勅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中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祭典而主事龐特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問國之亂萌朝之疵政則曰上為政我不知也不則曰吾謀不用也曰吾逆知其無補不若從容以圖之也同妾婦之順從效閭寺之曲謹真孔子所謂鄙夫孟子所稱民賊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奏請頒行勅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惡乎帝得疏怒命

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項之慶遠及御史李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然察疏亦下諸被置者皆自免去光宗即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運藩既沒故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督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即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創議用選人冒官帑二十萬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謀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又與錢一本爲同善會表節義郵餼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既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湯顯祖

按明外史本傳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使言官皆迴心惕息

而時行安然無指摘之虞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鷹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善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驟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譏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贈賻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遺書迎之謝不往少以文章自命其論古文謂本朝以宋濂爲宗李夢陽王世貞輩雖氣力強弱不同等屬文耳子開遠自有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六百九十八卷目錄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姜士昌

李懋楨

于玉立

夏嘉遇

鍾羽正

高攀龍

陸大受

李偉

呂坤

丁元薦

李朴

汪應蛟

鄧元標

饒伸

張庭

謝廷詒

官常典第六百九十八卷

諫諍部名臣列傳二十七

明七

姜士昌

按明外史本傳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宇廷善嘉
靖三十二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為四川提學
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
罷納粟例復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
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尚書清修淳行

不競於物嘗割田千畝以贖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
惟善為竇以父名輟讀拱立師大奇之舉萬曆八年
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錄道直舉
召對崇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
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力擠趙用賢宜黜
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
著直諫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
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職吏之罰以覈名實疏入給事
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母越職刺舉已
因風竄請早建國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茆詔
予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而妃家
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
參政三十四年大學士沈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
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
道恐天下林居貞士與已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
即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拔擢者
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
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
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
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為空天下諸曹
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為者
又無不可真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
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
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眾賢效之君較一
貫忠邪遠甚一貫既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
壁立貧無餘資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

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為輔
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
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好為皇上正言別白
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較今一貫
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
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讎高桂趙南星薛敷
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名顧
憲成章嘉禎等一點不復項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
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敢取就道不然恐錫
爵無復出理也至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
陳嘉訓朱吾弼亦亟宜召復以為盡忠發奸者之勸
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
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
用實未欲用者臣獨以為不然皇上初嘗罷傳應楨
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
孟一脈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
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
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楨董基張鳴岡
饒伸郭寶諸賢願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
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
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
秩而鄒元標起自成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
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謂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
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
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
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
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

賢竟以禍未為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恚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帝尚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廣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錮三秩為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救復詎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諭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與安典史士昌好學屬名檢居恆憤時疾俗欲以身軼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齬以終士昌謫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廣等大罪十二言自一貫鑿奸相未有之竅至今日愈出愈奇笑李林甫盧杞秦檜之拙古權奸肆毒止一身今乃有過去未來見在三身一貫在位錫爵為過去廣為未來一貫去位廣為見在廷機為未來今廣與廷機皆為見在錫爵又以過去為未來亦鑄三秩調邊方用天啓初贈士昌太常少卿

呂坤

按明外史本傳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為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巨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溫飽無由身家俱困因憶是

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福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覺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為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富可知也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餓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葉未完流移日衆棄地復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為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敵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查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哉故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士薄民生實難自造花絨比戶困趨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絢蘇松之錦綺咸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陸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煙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

初賦千夫難務倘遇阻聚必成傷殞蜀民晷日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嗷咽荷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紫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砂無利貢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擾奪侵濫之計朝廷得一金部縣費千倍誠勅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助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設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征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况特遣中貴賜之勅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輪課而發旬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王暗陷親王有如楚土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惡誅極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兩珠寶之誣皆遐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殿追猶未為過今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

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動戚之人心收矣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大太祖既定為律列
 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
 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下持平
 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統
 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廢法陛下猶以為輕
 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
 就祖宗之法而固固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
 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
 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能天閣遠密法座
 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
 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
 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
 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粹等官凡建
 言得罪者悉分別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
 邇東隣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登萊倘
 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
 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
 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
 不折入於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
 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輪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
 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
 核苦慮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
 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輪解之
 人心收矣自鈔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
 家資誣以多賊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
 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蓄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

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
 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
 乘機恐嚇挾取貲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
 陛下知之否乎願慎鈔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
 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
 筆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
 之中狼藉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
 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
 忠勤中藏險毒既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
 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
 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撻而左右之人心收
 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
 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官軍祇
 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
 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
 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惟陛下慎之章
 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
 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日留中矣人知之乎願自
 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
 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
 觀陛下昔時勵精為治今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
 勤之意惟孜孜以思貧為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
 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今民生樵
 悴極矣乃采辦日增誅求益廣斂萬姓之怨於一言
 結九重之難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
 故即官中虛無所有誰恐使陛下獨貪今禁城之內
 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愁歎難堪入聽

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
 恐不得復見太平願天叩地齊宿七日敬獻憂危之
 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
 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
 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
 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鏞濫殺不
 辜坤顯不言曲為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
 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
 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
 撰閩範圍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
 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
 進書結納官掖包藏禍心坤馳疏力辨未幾有妄人
 為閩範圍說跋名曰憂危並議略言坤撰閩範圍獨取
 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
 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
 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
 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
 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
 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
 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
 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
 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
 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
 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穆鄭唐
 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海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
 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
 啓初贈刑部尚書

李懋楡

按明外史本傳懋楡字克蒼安溪人萬曆八年進士除六安知州入為刑部員外郎十四年三月帝方憂早命所司條上便宜懋楡及他部郎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並上帝怒欲加重譴言者猶不已閣臣擬加禁遏陰解帝意居數日帝亦齊威諸疏皆留中而懋楡疏又有保聖躬節內供御近習開言路議蠲賑慎刑罰重舉刺限田制七事亦寢不行明年給事中邵庶因論誠意伯劉世延刺及建言諸臣懋楡上言我祖宗之制諸司百執事皆許直言無隱蓋將以明目達聰慮至深遠也庶因世延條奏波及言者欲樂絕之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庶豈不聞斯語哉今天下民窮財殫所在饑饉山陝河南婦孺離離小滿道疾苦危急之狀蓋有鄭俠所不能圖者陛下不得聞且見也適者雷擊日壇星墜如斗天變示儆於上畿輦之間子弑父僕弑主人情乖離於下庶以為海內盡無可言羣臣盡可依違澳認默默固位已乎夫在廷之臣其為言官者十僅二三言官不必皆智不為言官者不必皆愚也無論往事即如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詡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並出臺垣而請劾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為得計伏觀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臥碑亦屢言之百工技藝之人有言尚不敢阻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

言日墮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選一斥其章奏多寡得失為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帝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棟郭顯忠復文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為湖廣按察司經歷禮部主事以憂歸屢薦不起家居二十年始起故官進南京兵部郎中天啓初終太僕少卿

丁元薦

按明外史本傳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為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饑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歎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妒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尚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為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枳阻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

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啓初大起遺伏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寃起刑部檢校歷尚書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乎遠已從願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贖無少挫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郡沈淮召入閣遂一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遠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五立

于五立

按明外史丁元薦傳五立字中甫金壇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進員外郎二十年七月疏陳時政闕失言陛下寵幸貴妃宴逸無度恣行威怒鞭笞羣下宮人奄豎無辜死者千人夫人懷必死之心而使處射敗房闈間倘因利乘便甘心一還可不寒心田養本一奸賢陛下寵信不疑邇者奏廣或下或雷推舉或用或否道路籍籍咸謂義篋弄其同蓋義以陛下為城社而外廷之檢邪又以義為城社黨合謀連其禍難量且陛下惑於嬖倖而數年以來問安視膳郊廟朝講一切不行至邊烽四起禍亂成形猶不足以動憂危之情毒晏安之習是君身之不脩未有甚於今日者矣夫宮庭震驚而陛下若罔聞何以解兩宮之憂深拱禁中開黃綠之隙致邪孽侵權而陛下未察其奸何以杜旁落之漸萬國欽華未嘗忤

主而終於禁錮何以勵骨鯁之臣上下隔越國議軍機無由參斷而陛下稱旨下令終不出閭闔之間何以盡大臣之謀忠良多擯邪佞得名何以作羣臣之氣遠近之民皆疑至尊日求殷樂不顧百姓塗炭何以繫天下之心因力言李如松麻貴不可為大將鄭洛不當再起石星不堪為本兵疏入不報尋進郎中謝病歸久之起故官康丕揚輩欲以妖書陷郭正城玉立獨左右之會有言醫人沈令譽實為妖書者搜其篋得玉立與吏部郎中王士驥書中及其起官事帝方下吏部按問而玉立遽疏辨帝怒視其官玉立側儻好事海內建言廢錮諸臣咸以東林為歸玉立與通聲氣東林名益盛而攻東林者率謂玉立遙制朝權以是詬病東林玉立居家久之數被推薦三十七年稍起光祿丞辭不赴言者猶齟齬不已御史馬孟頑抗章直之帝皆不省又三年以光祿少卿召終不出天啓初錄先朝罪謫諸臣玉立已前卒贈尚寶卿

李朴

按明外史本傳朴字繼白朝邑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彰德推官入為戶部主事四十年夏朴以朝多朋黨清流廢錮疏請破奸黨錄遺賢因為顧憲成于玉立李三才孫丕揚辨謗而薦呂坤姜士昌鄒元標趙南星帝不能用明年再遷郎中齊楚浙三黨勢盛稍持議論者羣譟逐之主事沈正宗賀煊皆與相拄坐匠官朴性愷憤不平其年十二月上疏曰朝廷設官官假之權勢本責以糾正諸司舉刺非法非欲其結黨逞威挾制百僚排斥端人正士也今乃深結

威晚近侍威制大僚日事請寄廣納賂遺衰衣小車遨遊市肆狎比媚優或就飲商賈之家流連山人之室身則鬼域反誣他人此蓋明欺至尊不覽章奏大臣柔弱無為放猖狂恣肆至於此極臣謂此輩皆可斬也孫瑋湯兆京李邦華孫居相周起元各爭職掌則羣攻之今或去或罰惟存一居相猶謂之黨夫居相一人耳何能為彼浙江則姚宗文劉廷元輩湖廣則官應震吳亮嗣黃彥士輩山東則元詩教周永春輩四川則田一甲輩百人合為一心以擠排善類而趙典邦輩附麗之陛下試思居相一人敵宗文輩百人孰為有黨耶乃攻東林者今日指為亂政明日目為擅權不知東林居何官操何柄在朝列言路者反謂無權而林下投閒杜門樂道者反謂有權此不可欺三尺豎子而乃以欺陛下哉至若黃克纘賊鉅鉅萬已敗猶見雷顧憲成清風百代已死猶被論而封疆坐死如陳用賓科場作奸如韓敬趙時弼蔚如趙煥殺人媚人如熊廷弼猶為之營護為之稱冤國典安在哉望俯察臣言立賜威斷先斬臣以謝諸奸然

後斬諸奸以謝天下宗社幸甚疏奏臺諫皆大恨宗文等及其黨張至發余懋華李徵儀杜士全過庭訓商周祚張銓張篤敬毛一鷺董定策輩連章醜詆并侵居相而一甲且羅織其賊私帝雅不喜言官得朴疏心善之會大學士葉向高方從哲亦謂朴言過當乃下部院議罰而朴再疏發亮嗣震彥士一甲賊私及宗文廷元庇韓敬與邦媚趙煥狀且言詩教為羣兇盟主實社稷巨蠹陛下尤不可不察帝為下詔切責言官略如朴指黨人益怒排擊無虛日侍郎李

汝華亦以屬吏出位妄言劾朴部院議鐫朴三級調外任帝持不下至明年四月吏部奉詔起廢朴名預焉於是黨人益譁再起攻朴并及文選郎郭存謙存謙引罪攻者猶未已朴益憤復陳浙人空國之由追咎沈一貫詆宗文定策一鷺及其黨李凌雲駱駿會姜性潘汝楨帝皆置不問其年六月始用閣臣言下部院疏請朴州同知自後黨人益用事遂以京察落其職天啓初起用歷官參議卒贈大僕少卿魏忠賢竊柄御史安伸追論詬奪其贈崇禎初復焉

夏嘉遇

按明外史本傳嘉遇字正甫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保定推官四十五年用治行徵當擺諫職先注禮部主事帝久倦勤方從哲獨柄國碌碌充位中外章奏悉留中惟言路一攻則其人自去不待詔旨以故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齊則給事中元詩教周永春御史韓浚楚則給事申官應震吳亮嗣浙則給事中姚宗文御史劉廷元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放廢清流天下號為當關虎豹其黨給事中趙典邦張延登徐紹言商周祚御史駱駿曾過庭訓房壯麗牟志慶唐世濟金汝諧彭宗孟田生金李徵儀董元儒李嵩輩與相倡和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其時考選久稽屢趣不下言路無幾人盤踞益堅後進當人為臺諫者必鉤致門下以為羽翼當事大臣莫敢櫻其鋒詩教者從哲門生而吏部尚書趙煥詩教鄉人老昏矣兩人一聽詩教詩教把持朝局為諸黨人魁武進鄒之麟者浙人黨

也先坐事謫上林典簿至是為工部主事附詩教浚求吏部不得大恨反攻之并詆從哲詩教怒煥為黜之麟時嘉遇及工部主事鍾惺中書舍人尹嘉賓行人魏光國皆以才名當列言職詩教輩以與之麟善抑之俾不與考選以故嘉遇不能無怨四十七年三月遼東敗書聞嘉遇遂抗疏言遼左三路喪師雖緣楊鎬失策揆厥所由則以縱貸李維翰故夫維翰喪師辱國罪不容誅乃僅令回籍聽勸誰司票擬則閣臣方從哲也誰司糾駁則兵科趙興邦也參貂白鐵路遺絡繹國典邊防因之大壞惟陛下立斷疏入未報從哲力辨嘉遇再疏劾之并及詩教於是詩教與邦及亮嗣延登壯麗輩交章力攻詩教謂嘉遇不得考選故挾私狂逞嘉遇言詩教於從哲一心擁戴相倚為奸凡枚卜考選諸大政百方撓阻專務壅蔽遏絕主聰遂致綱紀不張戎馬馳突臣竊痛之今內治盡壞縱日讓兵食談戰守究何益於事故臣為國擊奸冀除禍本雖死不避尚區區計升沉得喪哉特與邦以右給事中掌兵科先有旨依遼東底寧從優叙錄至是以嘉遇連劾吏部遂立擢為太常少卿嘉遇益憤疏言四路奏功興邦必將預其實則今日事敗興邦安得逃其罰且不罰已矣反從而超陞之是臣彈章適為薦剗國家有如是法紀哉疏奏諸御史復合詞攻嘉遇嘉遇復疏言古人有云見無禮於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詩教與邦謂臣不得臺諫而怒夫爵位名秩揀之天子人臣何敢干必如所言是考選予奪二臣實專之此無禮於君者一事寧優叙非明旨乎乃竟蔑而棄之此無禮於君者二魏光

國疏論詩教為通政沮格夫要截實封者斬自來奸臣不敢為而詩教為之此無禮於君者三二奸每事請託一日以七事屬職方郎楊成喬成喬不聽遂逐之去詩教以舊憾欲去其鄉知府考功郎陳顯道不從亦逼之去夫吏兵二部天子所以馭天下也而二奸敢侵越之此無禮於君者四有臣如此臣義豈與俱生哉先是三黨諸魁及甚密後齊與浙漸相武布衣汪文言者素遊黃正賓于玉立之門習知黨人本末後玉立遣之入都益悉諸黨人所為策之曰浙人者主兵也齊楚則應兵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此可構也遂多方設奇問之諸人果相疑而鄒之麟既見惡齊黨亦交關其間揚言齊人張鳳翔為文選必以年例斥宗文廷元於是齊浙之黨大離及是嘉遇五疏力攻詩教輩亦窘而浙人唐世濟董元儒遂助嘉遇排擊自是元趙之勢頓衰與邦竟不果遷自引去時論快焉光宗立嘉遇乞改南部就遷吏部員外郎天啓中趙南星秉銓召為考功員外郎改文選署選事時左光斗魏大中以嘉遇與之麟韓敬同年相善頗疑之已見嘉遇公廉亦皆親善及陳九疇劾謝應祥語連嘉遇鑄三級調外語具南星傳未幾黨人張訥誣劾南星并及嘉遇遂除名尋銀鍊光斗大中獄証嘉遇嘗行賄逮訊論徒憤恨發病卒崇禎初贈太常少卿

汪應蛟

按明外史本傳應蛟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

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果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時礦稅擾民應蛟上言陛下私利帑藏而不顧閭巷之傷殘少娛目前而不慮將來之隱禍馴至民窮變起九解勢成天下事尚忍言哉因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務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略朝鮮即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車壁甚振稅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務撫保定歲旱蝗賑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稅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稅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稅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為汙萊詢之士人咸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棘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為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雷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萬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為田可七千頃頃得穀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稅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全壘淖水可以溉恆山潞水可以溉中山澄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約善用之瀋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咸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壘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穀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

早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竟不召光宗立起南京戶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餽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望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為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策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昇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為編民應蛟為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踰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陞陸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為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緇皂

鍾羽正

按明外史本傳羽正字叔謙益都人萬曆八年進士除滑縣知縣甫弱冠多惠政徵授禮科給事中疏言朝講不宜輟張鯨不宜赦不報遷工科左給事中出視宣府邊務哈喇慎老把都諸部挾增市賞二十七萬有奇羽正建議裁之與參政王象乾讐以利害莫敢動兵部左侍郎許守謙先撫宣府以賄聞羽正劾去之又劾罷副總兵張充實等而悉真諸僭盜軍資者於理還為吏科都給事中劾禮部侍郎韓世能齟

違總督蹇達大理少卿楊四知洪聲遠不職四知聲遠坐貶謫時當朝觀禁餽遺言臣罪莫大於貪然使內臣貪而外臣不應外臣貪而內臣不援則尚相顧畏莫敢肆今內以外為府藏外以內為窟穴交通路遺比周為奸欲仕路清世運泰不可得也帝善其言勅所司禁之且命閣部大臣公事議於朝房母私邸接賓客吏部推孟一脈應天府丞蔡時鼎江西提學副以呂與周馬猶龍帝惡一脈時鼎嘗建言皆用副者羽正率同列上言陛下不用一脈時鼎中外謂建白之臣不惟一時見斥而且復進無階銷忠直之氣結諫諍之舌非國家福彘王遠剛正去官王德新饒伸直言獲譴舉朝共惜今推舉再三迄不見用蕩平無我之道當不如是疏入忤旨奪俸有差二十年正月偕同官李獻可等請皇長子出閣諫救帝怒論獻可官羽正以已實主義請與同譴竟斥為民杜門讀書士大夫往來其地率辭不見林居幾三十年未嘗尺書入京師光宗立起太僕少卿未至進本寺卿天啓二年吏部將用為左副都御史羽正辭曰馮公從吾僉院已久我後入先之是長競也西臺何地可以風有位乎乃受僉都御史而讓從吾為副甫入署即言方從哲進藥議諡封后移宮無謀鮮斷似佞似欺宜免其官秩使為法受過沈淮結內援招權賄宜遍決其去羣小多不悅熊廷弼王化貞之獄眾議紛呶羽正言向者開原鐵嶺之罪不明致失遼陽遼陽之罪不明致失廣寧朝廷疆土堪幾番敗壞由是二人皆坐大辟會朱童蒙以講學擊鄒元標及從吾羽正言書院之設實為京師首善勸不當議禁因自

鄒元標

劾乞休頃之代從吾為左副都御史俄改戶部右侍郎督倉場明年春拜工部尚書故事奄人冬衣隔歲一給是夏六月羣奄千餘人請預給讒推入署碎公座毆掠吏肆罵而去蓋忌羽正者喉奄使發難也羽正疏聞因求罷詔司禮太監杖諭羣奄而論羽正出視事羽正求去益堅因言今帑藏殫虛九邊壯士日夜荷戈寢甲弗獲一飽慶陵士卒負重乘高暴炎風赤日中求傭錢不得而獨內官請乞朝至夕從此輩聞之其誰不含憤臣奉職不稱義當罷黜復三疏自引歸踰年逆黨霍維華追理二案言羽正委身門戶遂削奪崇禎初復官久之卒贈太子太保

按明外史本傳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遇五經泰和胡直嘉靖中進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師歐陽德羅洪先得王守仁之傳元標弱冠從直游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可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黃河泛濫為災民有駕簞為巢啜水為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材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救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墮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強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